



劳
劳

我
爱

韩 具景美 著
徐刚红 译

라오라오가
좋아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我爱 劳劳

〔韩〕具宗宪
徐明红 译

라오라오가
좋아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35

라오라오가 좋아

© 2010 by 구경미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Hyundae Munhak.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in 2019 under the support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LTI Kore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劳劳/(韩)具景美著;徐丽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7-02-014414-3

I. ①我… II. ①具…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7229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6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页3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414-3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者序

浏览近两年韩国文学概况,我的脑海里还是会不经意地浮现出具景美和她的《我爱劳劳》。去年火遍韩国的《82年生的金智英》,引爆了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忧虑,主人公金智英从出生到大学,从工作到辞职做全职妈妈,每个人生阶段似乎都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按照当代社会成功学的标准来看,大部分的韩国女性似乎都无可奈何地沦为了“loser”。这样的描写和反思也是年轻女作家不同于前辈女作家的地方,像申京淑、殷熙耕、李惠京、金仁淑等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作家,更多地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而现在步入中年的女作家似乎面临着更多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压力,终于由女作家赵南柱捅破了这层薄薄的窗户纸,借着虚构人物金智英的酒杯抒发当代女性的心中块垒。在当代韩国女作家群体中,具景美也善于描写社会问题,并以独到的观察和笔法赢得了读者的赞誉。

2009年,我应韩国文学翻译院之邀,前往韩国做学术访问。

那是去庆尚北道尚州市旅行的途中，韩国著名作家成硕济指着田间路边的几位妇女，告诉来自世界各国的翻译家们说，这几位是嫁到韩国的越南媳妇。当时，我的心里就感到好奇又疑惑，她们是怎么来到韩国的呢？她们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她们在异国他乡过得开心吗？没想到回国不久，具景美作家就出版了描写这个题材的长篇力作。读完之后，我感觉这是难得的佳作，值得介绍给国内读者。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具景美是个陌生的名字，其实她早已蜚声韩国文坛，出版了很多优秀作品。具景美毕业于庆南大学国语国文系，二十四岁那年凭借短篇小说《记忆阑珊》入选《京乡新闻》新春文艺，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游戏的人》《杀死懒惰》《看见异乡人》《波澜万丈的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对不起，本杰明》《奇异鸟在飞翔》《我们的自炊共和国》。相比侧重于技巧求新的同龄作家，具景美的写作有着独特的厚重感。她注意关注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善于发掘不为人重视的题材，刻画小人物丧失生活目的后无力的日常生活。

《我爱劳劳》的主人公也是韩国社会中的“loser”。这部作品通过老挝女性阿美到韩国结婚的故事，探讨了韩国社会的移民女性问题和跨国婚姻问题。主人公是韩国企业派驻老挝的工作人员，偶然认识了老挝女人阿美，后来介绍自己的小舅子给她。两个人相识一个月便闪电式结婚，阿美发现婚后生活完全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感到非常失望。两口子吵架之后，渴望得到安慰的

阿美找到主人公，两人喝酒聊天，回忆老挝的生活，结果发生了不伦之情，于是无路可走的两个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具景美的描写客观冷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阿美的心理过程，试图给她以安慰。事实上，对于通过跨国婚姻移民韩国社会的外国女性而言，这样的生活带有天然的缺陷，现实人生恐怕也不会比虚构的阿美幸福。爱情需要同等主体之间能动的交流，移民女性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我爱劳劳》直面社会痛点，勇敢揭示了爱情被还原为资本逻辑的残酷现实，尤为可贵。

《我爱劳劳》出版后，赢得了媒体和读者的广泛赞誉。《首尔新闻》说：“具景美的最新长篇小说《我爱劳劳》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赤裸裸地呈现了这片土地上丧失存在感的家长们的现实处境。”《韩国日报》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这部小说在内容上接近于完美的悲剧，读来却又不是特别沉重，原因就在于具景美杰出的文学才华。她在小说当中随处设置了很多才华横溢的表达。”

其实，无论是黑色幽默，还是才华横溢，最重要的还是作家流露出的悲悯情怀。具景美在《作家的话》中借用米歇尔·图尼埃的话说：“背影不会说谎”，那么，千千万万的阿美们是不是甩给外表繁华的韩国社会的背影呢？她们又诉说着怎么样的真实呢？

徐丽红

2018年6月

目 录

第 1 章	1
第 2 章	24
第 3 章	43
第 4 章	63
第 5 章	76
第 6 章	90
第 7 章	115
第 8 章	125
第 9 章	141
第 10 章	161
第 11 章	182
作家的话	188
韩国文学丛书书目	191

第 1 章

去哪儿呢？他问。阿美说，我想看海。这样说的時候，他们正在看海。海云台的大海静静地展现在他们面前。面朝大海，她仍然说想看海。他想，难道她说的海不是真正的大海。也不一定。他又试探着问，我们去看海吧？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思忖片刻，又说，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我们看的也是大海。她说，我知道。好几天了都在看海云台，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她的声音似乎有点儿不高兴。他又想了想，问道，你不喜欢这样的海？她说，海不像海。

“那你心目中的大海是什么？”

她不置可否。不管看不看海，他们总要去个地方。三天前开始，他的手机就被妻弟的电话打爆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海云台，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必须仔细观察周围。如果妻弟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他们收拾行李，离开了酒店，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来到每天傍晚散步的海云台，最后看看海云台

的海。

他看看大海，又悄悄地看了看她。害怕吗？他问。她说，害怕。他说，我理解。随着妻弟的电话号码堆满他的手机，她变得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他同样心乱如麻。这是毫无计划、纯属偶发的事。既然是偶发事件，那也只能即兴应对。那个瞬间，他们能想到的对策就是从各自家人的视野里消失。

他看了看她的脸色说，其实我也害怕。她没有回答。难道还杀了我们？他开起了玩笑，她还是没说什么。我们远走高飞吧？这次他故作欢快，依然没能激起她的反应。他试探着问道，要不我们回去？

“回去也要先看完大海啊。”

刹那间他无言以对，只好假装无所谓。

“你想回去？”

“不知道。可以回去，也可以不回去。”

他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哪怕只是随便说说，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失落。要回也应该早回。如果一开始就不回去，那以后也不要再回了。这是规则。当初能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回；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她却流露出可以回去的意思。

“不是你让我带你走的嘛，还说去哪儿都行。”

“我知道。”

“所以我带你到了这儿。”

“嗯。”

“可是你又说要回去？”

“所以我说去看海啊。”

他有点儿恼火，不过强压住了。他知道在这里发火，最终受伤的还是他们自己。想发火却发不出来，他只好怒视着无辜的大海。始作俑者是她。事情因她而起，她却天下太平地念叨什么大海。

那是两周前的下午。她打电话说在他们公司门前，问他能不能出来。他嘴上说知道了，却又端坐不动。结婚以后，她很少独自来首尔。别说来首尔，甚至电话都不能随便打。她抱怨说，丈夫周末哪儿也不去，整天宅在家里，她都痛苦死了。现在她却到了首尔，就在他的办公室门前。他觉得是有要紧事。

他心情沉重地整理办公桌，打开邮箱，查看有没有急需回复的邮件。办公室里乱七八糟，充满了打电话的嘈杂声音。没有人注意他。他去国外出差很久才回来，同事们都把他当成客户派来的员工。没有亲密的同事，没有服从他的下属，也没有关照他的上司。一起进公司的同事从未去过艰险的外国现场，却已经成了高管。也许是职位不同的缘故，他们比见不到面的时节还陌生，终于成了比陌生人还尴尬的同事。他在韩国总部是孤独的异乡人。关闭邮箱，带上手机和钱包，他走出了办公室。

她坐在隔壁家具店放在门前当展示品的椅子上。看似老板的男人正在店里打量着她。见他走来，她莞尔一笑。心平气和的样子，完全不像历尽艰辛逃离家门的女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放

下心来，觉得自己想太多了，甚至为自己心情沉重地整理办公桌而羞愧。他扪心自问，是不是心里期待着她的不幸，不过这倒未必。应该更像是介绍人的责任感吧，他想。

他走过去，直到站在她眼前了，她依然面带微笑。他问她为什么笑，她说我就是想笑。他迟疑片刻，说道：

“不要无缘无故地笑。”

她依然笑着问道：

“为什么？”

“别人会误会。”

“怎么误会？”

“反正不要无缘无故地笑。”

“尴尬的时候也会笑。”

“现在尴尬吗？”

“现在就是想笑。”

“就是想笑也好，尴尬也好，不要随便走到哪儿都笑。”

“为什么？”

直到这样问的瞬间，她依然在笑。

“反正就是不要。”

“所长是第一个不让我笑的人。从来没有谁不让我笑。我想笑就笑也不行吗？”

这样说的时侯，她没有再笑。他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你看，不笑的时候多漂亮。你嘴唇紧闭的样子更好看。”

“反正也没人看，漂亮有什么用？”

他又犹豫了，这次却没有回答，而是改变了话题：

“起来，走吧。”

“再等一会儿。”

“不能坐人家待售的椅子。趁老板还没驱赶，快点儿走吧。”

“没想到所长是个胆小鬼。我上当了。”

“怎么上当了？”

“不知道。”

“说吧。”

“我想喝咖啡。我们去喝咖啡吧。”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大步走在前面。无奈之下，他只得跟了上去。他想知道她怎么上当了，却又担心给她留下小心眼儿的印象，也就没有再问。

走进咖啡厅，她仍然闭口不语。想喝的咖啡上来了，现在该说正题了吧，然而他足足等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里，她真的只喝咖啡，不时环顾四周，好像是她一个人来的咖啡厅。他看了看表，也跟着她四下里张望。没有什么能吸引视线。他有些无聊，开始担心自己离开公司太久了。总部长随时都会呼叫。他和总部长是那种极度尴尬的关系，而他的应变能力很糟糕，糟糕到了能让圣水大桥坍塌的程度，命运堪比濒临沉没的国家基里巴斯^①。

① 基里巴斯共和国是太平洋岛国，近年因海平面升高而面临举国被淹没的危险。

他又看了看表，才过了四分钟。无奈之下，他只好略带责难地问道，你来这儿不会仅仅为了喝杯咖啡吧？她反问，不可以吗？她理直气壮，他却做不到。她越理直气壮，他就越心虚。他拿起空杯，又放下，让她随便。那有什么不可以。为了喝杯咖啡从安山跑到首尔，没有谁说不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似乎还是相当浪漫的举动。他后悔自己连喝杯咖啡的自由都没给她，只顾不停地催促。为了表达悔意，他又说，有什么不可以，慢慢喝。说完之后，他立刻又后悔了。不该说有什么不可以，而该说不可以。什么事也没有，就喊正在公司上班的人出来喝咖啡，这是不可以的。如果这里是老挝，情况会有所不同。然而这里不是老挝，而是韩国。在韩国，他不是最高负责人，只是看上司脸色的工薪族。早知道处境如此不同，他就不回韩国了。有时他也后悔回到总部的决定。更多的时候，他后悔自己没能在年轻的时候回来。他已经四十六岁，很难完美地适应新环境。

“你老公对你好吗？”

他故意看着手表问道。他希望她能看到，无奈她仍然看着窗边，没有转头。不好。不会打你吧？他又试探着问道。“新婚”这两个字眼掠过脑海，然而想起妻弟的状态，他又把这个词删除了。她的回答很简单。

“打。”

他大吃一惊，问是不是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了哪儿。几位客人在看他。他压低声音，问打得重不重，接着又问痛不痛，然

后大声喊道，你也打他啊，为什么只挨打？这回连服务员都在看他了。

“他用眼睛骂我，也用眼睛打我。我很痛。昨天打了电视机，电视机晕倒了。”

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哭笑不得，随后又感到羞愧，只听了她的一句话便大呼小叫。打电视机？他问。她说，是的。没有别的？是的。没打人？是的。他叹了口气。叹气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释怀的同时又有些失望。趁她尚未察觉，他急忙说道：

“我让你不要着急嘛。”

“都是因为所长。你让我和他交往的。”

“我是让你和他交往，谁让你马上嫁给他了？”

“让我和他交往，不就是让我嫁给他吗？”

“那怎么是让你嫁给他呢？首先是你先让我给你介绍的。”

“谁知道他是那种人？”

“我知道吗？我也差不多四年没见他了。老婆没跟我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如果知道，还会介绍给你吗？”

他想起妻弟泛着隐隐戾气的眼神。四年不见面，妻弟变得极度可怕，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活泼开朗的人。姐夫，亲切声音的主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脸色铁青、声音干涩的陌生男人。

妻子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妻弟破产的事，也不知道他整个人因此颓废。他问妻弟为什么没结婚的时候，妻子只是说没有女人。他又问公司怎么样了，妻子说还凑合。他不知道凑合

到什么程度，无奈妻子惜字如金，他也只能茫然猜测妻弟的公司遇到了困难。他跟妻子提起她，并不是为了让妻弟结婚，只因为她请求他把妻弟介绍给自己。果然不出所料，妻子勃然大怒。妻子越是气急败坏，他就愈加沮丧。看着妻子的脸色，他像是在辩解，现在流行国际婚姻，所以随口一说，如果不愿意，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跟她也是敷衍了事，然后他就忘了。大约一周之后，妻子转达了妻弟想跟她见面的意思。他不知所措，只好安排他们见了面。结果就成了——

“就因为这个罪孽，你每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听你诉苦。”

“有时还打两三次电话呢。”

“原来你也知道啊。要是我死了，很可能死于电磁波。”

“我也会死于电磁波吗？”

“你又没有手机。”

“那能怪我吗？怎么纠缠都不给我买，我有什么办法？”

“真是的，谁怪你了？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想喝酒。”

他不太情愿地看了看她。尽管服务员不可能做出回答，不过他还是看了看服务员，又环顾四周。开玩笑吧？他问。她不置可否。原来你开玩笑啊？他试探着问，她却不肯就范。最后他拿出全部耐心，充满期待地问，真不是开玩笑？她以沉默作为回答。无奈之下，他只好认输，看样子不是开玩笑？认输之后，心情要比

认输之前轻松多了。

他心情放松，端坐不动。这次是她主动搭话，问他是不是讨厌喝酒。他说不讨厌，只是白天喝酒不舒服。她说不理解，以前在万象，你不是一无聊就喝酒吗？他想了想，多少有些谄媚地说，那里是那里，这里是这里。她没有被说服。

“为什么？”

他哑口无言，看了看表。四点五分。时间太早了，不能喝酒，更不能喝完酒再回办公室。下班之前还有必须完成的工作。按常理来说，他应该回答No。但是，他犹豫了。面对着瞪大眼睛注视自己的她，他实在不忍心拒绝。他感觉是自己将她推入不幸，或者说没能阻止她坠入不幸，难免有些自责。如果就这样回到办公室，说不定会造成永久的悔恨。他沉默了很久。

“我想喝酒。喝杯啤酒吧，像从前那样。”

其实从见到她的瞬间开始，他就想喝酒了。看见大白天坐在街头椅子上的她，他突然想起在老挝的生活，想起和她悠闲地喝啤酒的情景，想起辣丝丝的木瓜沙拉，想起喝完啤酒后坐在椅子上享受慵懒午觉的情景。现在却因为害怕上司的唠叨而犹豫着不敢喝酒，真的好狼狈。怪不得她说自己是胆小鬼。不行吗？她面带凄楚地问道。看到这样的神情，他豁出去了，故意豪爽地喊道：

“怎么不行？好吧，走，走吧。”

望着她豁然开朗的脸，他先起身走出门去。

所有的菜都是她的选择。她说这是她在韩国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鳗鱼。他们喝着烧酒，下酒菜是加入辛辣调料烤制的鳗鱼。不知道她怎么样，反正他的心情很悲壮。一杯又一杯，一瓶又一瓶。

夕阳西下，不知不觉间周围也黑了。原本只有他们的酒吧里多了客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空位。穿过酒气、烟雾和喧嚣的噪音，她大声说着什么。还没到达他的耳朵，她的声音就被噪音吸走了。他身体前倾，大声问，你说什么？她扯着嗓子喊，我不想回家。这次他听懂了。为了表示听懂了，他点了点头，马上又意识到这个动作会让她误解，于是停下来。不想回家？他惊讶地问。是的。不回家，你去哪儿？她说不知道。无处可去，也不想去哪儿。他思忖片刻，用教训的口吻说，家是不想回也要回的地方。说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其实他也常常不想回家。他一饮而尽，她也一饮而尽。他帮她倒满酒，她也帮他倒满酒。

见她没有反驳，他以为她听懂了。想到她听懂了自己的意思，他又有些失落。既然这么快就放弃，为什么还要说呢？他故作泰然地问，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事了吗？他说她脸上满是忧虑，所以这么猜测，而且遇到生气的事情，应该及时排解才不会生病。她说，其实……我出来之前，我们吵架了。吵架？是的。这么说，你是离家出走了？那倒不是。怎么不是？他问。她说，吵架是昨天夜里，今天我突然想起吵架的事，很生气，一生气就摔碎了两件老公喜欢的东西。摔完之后，家里到处是味儿，待不下